

## 開放文學 – 諷刺警世 – 杜騙新書 第十四類 假銀騙

### 設假元寶騙鄉農

昔有一人，本農家者流也，辛苦耕田，服食淡薄，而性甚慳吝，家頗充裕。外省有騙棍到此地方，知這鄉農性貪識懶，遂探其某日當在某處耕田，預將假元寶二個，重一百兩，埋藏其處。俟鄉農正在力耕之時，賊棍故意在其山畔，作左尋右尋狀。鄉農問曰：「你這人在此處尋甚麼？」棍云：「我在此尋些東西，你問我則甚？」鄉農只得默然。棍又認此樹，復認彼樹，如有所失狀。鄉農又曰：「你這人好笑，只管滿山認樹何為？」棍曰：「實不相瞞，我先父往歲曾被流賊所劫，亦同人伙，後來銀子甚多，孤身難帶，將銀埋在各處，留下一帳登記，欲再來取，不幸死矣。今我依帳來尋此處樹下的，不知那個樹是，幸遇你在此，可來助我尋。若尋得分些與你不妨。」鄉農遂帶鋤同尋，果在一樹下尋得元寶二個。棍佯作喜甚之態。說：「此若尋得，則他處皆可尋了。我實肯分些與你，只是此處無槌鑿。」又曰：「此銀我無貯藏所在，不如去你家下，代我尋完，分數個元寶謝你，尊意如何？」鄉農云：「甚好。但我與你素不相識，一旦至家下來往，豈不招人疑猜。」棍云：「當詐稱是何親故方好。」鄉農云：「有了。我有一妻舅，六七歲時曾賣外江客人，至今並無下落，只認作我妻舅回來看取姊姊、姊夫，有何不可。」遂將妻父妻母姓名形狀，一一對棍說乞。

遂領至家下。叫妻子出來見舅。其妻相見，問弟即面貌如何與我不相類。棍應云：「弟出外省，那邊風土不同，以此不類。」

其妻又問云：「我父何名，形狀何如？母何名，形狀何如。」

其棍對言不差。又問：「我叔何名，形狀何如。」棍應曰：「我小時出去，只記得父母，記不得叔了。」妻遂信之，殺雞烹鮮設為盛饌，以待其弟。鄉農兄弟諸人，各設席相待甚厚。棍對姊夫曰：「我要些零碎銀用，可在你家取過十五六兩與我雜用。」鄉農遂群真銀十餘兩，與棍用。

過數日，棍將帳與姊夫查，更有元寶十餘個，在某山某庵中。其庵無人居住，姊夫帶飲食二盒挑至庵中。時庵中棍已預令二賊在彼伺候，即將鄉農背縛於柱中。其二賊抽出牛尾尖刀，再三要殺之。棍伴勸云：「我受姊夫厚款，吃得他兄弟雞魚多，勿殺我姊夫。」三賊將飲食吃了即去。其鄉農叫天不應，入地無門。

至次日午後，一牧童至，鄉農叫救命，得解縛歸家。妻子問曰：「何待今日方歸，舅何不回？」鄉農謂曰：「勿說他，勿說他，」至今被人騙者，俗語曰：「勿說他。」

近有江源地方一人，被一棍亦如此騙，其妻有智，即以其元寶鑿來與他，知是錫鑄，遂將此棍捆打，勒其供狀，始釋之。

苟非其妻有識，亦蹈前鄉農之覆轍也，彼時悔之，寧不晚乎。

按：此鄉農，心苦力勤，畜用薄奉，以致富幸矣。

何乃為貪心所使，落賊牢籠，以致失財被辱，反不如江源之婦之智哉。然末世滋偽，姦宄百出，近有丟包賊騙人甚多。更江淮間，又有扯遂法，尤難防檢。賊只問你一句，你若答應一句，即被他迷，此妖術也，害人尤多。世道人心，一變此至極乎。你因前事，遂備述之，以為出途者警。

### 冒州接著漂白鑄

錢天廣，福建安海人也。時買機布往山東冒州藥王會賣。

會期四月十五日起，二十五日止，天下貨物咸在斯處交卸。無牙折中，貿易二家自處。一棍以漂白鑄銀來買布，每五兩一錠，內以真銀如假銀一般，色同一樣。棍將絲銀先對廣以鐵椎鑿打，並無異樣，打至十餘錠，通是一色。廣說不須再鑿打。棍遂以漂白鑄出對，共銀六百餘兩，內只有細絲乙百餘兩，餘者皆假鑄也。銀交完訖，布搬去了。

廣收其銀，檢束行李，與鄉里即僱驛車，直到臨清去買回頭貨物，取出其銀，皆假銀也。那時雖悔不及，然廣不甚動情，只說：「是我方承得此會，他人出外貿易，從此止矣。」人慨斯人量大，有此大跌，後必有大發也。棍雖脫騙得金數百，然天理昭昭，子孫必不昌攏蓋假銀天下處處有之，故錄此以為後人之提防，勿蹈天廣之覆轍也。

按：棍之用假銀，此為商者最難提防，必得其梗概方能辨認。餘於壬子秋，在書坊檢得一小本子，辨說銀之真假甚是明白，故錄之以為江湖諸君覽之，則假銀若一入眼，灼然明白。略陳其一二於左：夫元寶者坑淘出而原寶，今之官解錢糧，亦傾煎如坑淘出原色，而成元寶也。俗云：「真寶是也。鬆紋與細條一樣，其皆足色也。搖絲，色未甚足，銀瀉入鑄，以手搖動而成條也，曰搖絲。水絲又名曰干條，自七程八程九程九五止，通名曰水條。畫條即水條瀉出而無條，以鐵錐畫條於其上，曰畫條。吹條即九程水條，銀一入鑄，口含吹筒即吹之以成條也，曰吹條，吸條以濕紙蓋其鑄上，中取一孔，以銀從孔瀉下，吸以成其條也，曰吸條。今人以鐵薄蓋於鑄上，亦中取一孔，銀從孔瀉下，亦吸以成條也。蓋吸條自七程起，九五止。

九五者亦看得足色也。茶花以紋銀九錢，入鉛一錢，入爐中鍋內不用一毫之硝，明傾取出，以鑄把淡底填於鑄腳，然後瀉銀於鑄內，鉛方不露，而自成其粗條也，曰茶花。鼎銀即汞銀也，又曰水銀，以紋銀五錢，以汞五錢半，入鐵鼎中，傾其色通紅於內，取出候冷拿出其銀，只有一兩，拆汞五分，可打之而成鑄，或造之以成餅。以銀薄貼於外，以墨微灑之，以掩其太白，更能造酒器及諸項首飾，能拔銀條，亦猶細絲者。

只是色略青些。更有赤腳汞銀，文銀三錢，銅條二錢，汞五錢半，如同前傾煎，取出不能打造，亦如同水條一般。若辨汞銀，其色腳嫩，上面銀薄，貼色不同。

赤腳者，然色赤而帶嫩，終不如水條色老。此上古所傳，造此換人，亦發家數千，子孫繼跡不肖，而家即蕭條，害眾成家，終不悠久，弔銅以銅篋四傍，而後以銀瀉下，藏其銅於中，曰弔銅。辨之難看其條，終不如細條之明。其條粗而帶滯礙，即可疑而鑿之，方露其銅。鐵碎鑄，以鐵碎先入於鑄內，然後以銀瀉諸鑄，適均，入其銀內，包藏鐵於其中，至低者亦有九程。九五者有條。或以銅碎如前，名曰包銷銀，至低者亦有九程。九五有條，九程無條。鈔子銅，用銅乙兩，入銀三分，入爐中以白信石如硝抽入，瀉入鑄中，取出鈔四傍者三四分重片。中心者又入爐中傾，再鈔，如此者數次，然後用銀陶末以石禹碗石禹極細，用酸砒草搗汁，入研砂三分，以罐子同煮，後放前銀末三分，入砒草汁內。以前銅入罐中，以箸炒之，取出以白水洗去其砒草汁，其色甚白。有一人問曰：「銅中只用銀三分，後又以銀末三分，何能使銀相交於外。」其人對曰：「世間寶物，惟金銀為至寶，若先不以銀三分入銅傾煎，則後用銀末，亦為煎煮，必不能入。先以銀三分入內，則後用此銀末煮之，自然相應也，故造假銀。俗曰神仙。」然辨此銅，當認銀色，乃死魚白，無青白之色。再看其腳，有兩樣，或用胭脂點，或用石硃點，須在點腳，及死魚白處辨之，則真贗了然。漂用白鑄銀傾煎，細條一樣。只是鑄甚熱，而壁乃薄，而後以驪陶。去其下面者，只留上面其薄者，中以白銅傾一鑄無壁，以上面安於其上，下面用銀薄合其下，用焊焊之後用淨槌槌其腳，為風鍋無二。

雖以鑿鑿開，必不能辨。如辨此，則當時燒焊之際，以火燒去其青青自然之色。如死魚之白，故曰漂白，以此辨之，灼然明白矣。煎餅銀法，每鉛一錢，銷銅一分，若九程銀一兩，可用鉛一兩。八程可用鉛二兩，七程可用鉛三兩。灰堤中，用炭裝爐，慢扇其火，煎至鉛花。若過，後必急扇其火，待油珠大如豆者，即以蓋蓋之。煞出只九五色。如待金花燦爛，煞出即結果布於上曰布心餅，又曰焦心餅。下面蟹眼回珠二面皆白，即鬆紋足色。九程餅，亦出爐白，上乃雞瓜面，下面腳亦白。八程餅，出爐略黑，必用

天砂擦之方白，上面蚤班之痕，剪開略白。七程餅，出爐墨黑，亦用砂擦，及用鹽梅洗之方白，其剪口帶赤。六程比七程猶不同些。五程，即梅白餅。鹽燒餅，二錢五分銀出一兩，取出以鹽石禹爛水調上一重，在其餅上，入火燒之，取出以錘打去一重銅車屁，又用鹽燒之，再錘打，如此者數次，則外面銅去，而自然白，曰鹽燒。白銅傾者，即白鹽燒。三鈇餅底是足色餅。用陶陶如紙薄，中用白銅熔一餅於中，上面用銀入爐中傾出細條，入鉛二三錢取出瀉入炭鍋成一餅樣。亦用陶陶甚薄，蓋於其上，然後用焊焊成一餅，鈇去其四旁者，中間的餅，對面剪鈇，盡可瞞人。辨之其餅厚，上下皆真銀，中間色自異樣。知者以銀眩面於杉木中擦之，即見三樣色。車殼即灌鉛。以鬆紋細條鑄，眩面以落錐落一孔，然後以割子入其內割之，盡取其囊中者，留其銀殼後用鉛灌其內填滿，再用銀打一尖子尖之，又以鐵鑿子鑿之，如風銅一般。然辨此銀，要看其兩鑿面之痕處即見明白。倒茅餅，先以上號白信石，用熔成罐不洩水者，以鹽泥固濟，入信石於內，打二炷香，升燈盞上輕清者聽用。以銀七錢銅三錢五分，熔將起爐時，以前信石七分入銀內，將蓋蓋之。取出天砂擦之，其面上亦雞爪面，如九程銀一般。辨之九程出爐自白，不待砂擦，然此餅鈇口帶黃，九程餅鈇口自白。以此辨之即然。更有：鐵線餅、江山白、華光橋、神仙餅、糝銅餅、倒插鉛，其餘奇巧假銀數十樣。非言語筆舌所能形容。知者引申觸類觀此，思過半矣。有等游惰好閒，不務生理，受磨喪心，用此假銀，苟計衣食，以度時光，此猶窮徒故不足責。然今貪黷之輩，家頗殷足，尚換此銀，用以毒眾，自圖富厚，以遺子孫，不知喪心悖理，豈有善報，子孫其能昌乎。凡四民交易，只可用七程以至細條，更低者不可用也。如昧心欺人，不惟陰譴之罪難償，而陽報之網，亦不漏矣。